

# 親 恩 難 忘

● 錢 復 (國民大會議長)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時我正結束在舊金山凱悅旅館邀請美國學人的午宴，送賓客到大門口，適遇父親上車赴機場搭機飛返臺北。真是巧合，我到金山的訪問，正好和父親在金山主持西區院士座談會是在同一時間，而我們又不約而同的投宿在凱悅旅館。當天正是端午節，而內子與我除了清晨隨侍父親共進早餐外，不能再多陪他。內子還能陪父親去機場，而我必須繼續緊湊的日程。當我向父親說「一路順風」時，他笑著說：「你去忙好了，讓玲玲送我。」父親總是那樣體諒我的「身不由己」，也永遠是認為我們應該「公而忘私」。誰知道這是我與父親最後一次見面。父親返回臺北後，不到五天就因血糖過高而住院。從大哥第一次打電話告訴我這個消息，我就明瞭情況一定很嚴

重，但是臺北和華府的距離是如此遙遠，華府無窮盡的工作也不容許我返國陪伴，所能作到唯一的只是每隔數天打電話到醫院問安，以及在暑假期間命父親最疼愛的國維和他妹妹美端返臺北侍疾。九月十三日晚間十一時（臺北時間十四日晨十一時）我和內子向和父親通電話，他的聲音略弱，但很清楚，告訴我們復健工作要重新作起，他亦說：飲食和睡眠都很好，要我們不要擔心。那知道，只不過三十二小時噩耗傳來，父親已離開我們了。

## 長途旅行因而致病

這次父親生病是由於長達一個半月的國外旅行，包括五月十五日母校伊利諾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父親於獲得哲學博士四十九年以後，以傑出校友的身分接受

此一榮銜，衷心至感喜悅，二哥二嫂及華年兄都遠自紐約趕往香檳城共襄盛舉。我由於早先接受里奇蒙市論壇俱樂部演講約會不能分身，只能由玲玲去分享這項榮譽。過了四天父親由芝加哥搭機抵華府，是日大雨不停，但是父親由朱炎所長陪同抵達，精神還是很好，以後九天下榻舍間，我能將此間工作的艱辛簡單報告，父親給我很多鼓勵，要我全心投入工作，不必擔心臺北的家中情形。九天中我有八天陪父親早餐，看到他對飲食十分謹慎，很照顧自己，早餐時偶而亦垂詢美國的各種問題，我的報告似尚能得到他的同意。第九天是他赴波士頓繼續參加院士分區會議，但是前一天我已飛赴霍斯敦出席美南國建會年會，因而未能送行。在華府幾天的相聚，我們約了父親五十多年前的同窗老友

韓福德先生伉儷來家數次歡敘，使父親能和少數尚能聯絡到的好友暢談當年趣事，兒孫輩在旁無法插話，但是確能感覺到長輩們也有輕鬆的一面。

### 父親盼我做個軍人

父親是民國二十年來美深造，當時大哥、二哥均已誕生，三年以後學成返國任教北大及清華化學系，又一年我才出生，由於是最小的小孩也較獲父親鍾愛。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併為西南聯大遷往昆明，父親隨校前往，我們一家則留在上海與先祖住在一起。二十九年夏日寇有意強佔位於租界的上海特區法院，先祖時任代理院長，嚴詞拒絕，於七月間遭漢奸行刺殉職。父親正逢暑假在滬，以後只能留在陷區，直到抗戰勝利。此期間陷區生活艱苦，所幸先祖總統蔣公垂顧忠藎，時囑杜月笙先生由其任滬門人設法接濟。居住在陷區內的國人對日寇漢奸莫不痛恨，父親更由於國仇家恨，因此開始叫我的小名「軍人」，下意識中他希望我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但是父親對我們兄弟的選讀科系和職業選擇從未干涉，也不作任何建議，結果三人中沒有

一個能夠追隨他所喜愛的科系——化學。

### 從未對我疾言厲色

在求學過程中，我並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在記憶中，我在幼稚園中因過於害羞而遭勒令退學，在小學五年級因太呆板，於體育課時被同學踏斷左腿，在高中時因頂撞老師受到記過處分……。但是父親從未對我疾言厲色。民國四十三年我在臺大求學時蒙同學愛護推選為學生代聯會主席，那年代聯會的很多工作中有一項是成立臺大管弦樂隊。不久以後就有匿名信在校園中散佈，提到校方所以同意補助樂隊所需的樂器純因代聯會主席是校長的兒子。當我看到匿名信時十分恐懼，認為父親一定會震怒；可是那天晚上家中一切如常，我硬著頭皮把信拿給父親，他卻微笑著說：「不要難過，他們是對我的，不是對你的。」我聽了以後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來，父親的胸襟是何等寬廣！

父親在臺大任職時最緊張的時間是每年暑假，因為有新生入學考試。二十二年中只有民國四十一年那一次他沒有參與，因為那年正好是我要參加考試，為了迴避他，他對試題及分發都不過問。也就是那年

入學考試乙組數學試題中有一題出錯了（那時文、法學院都屬乙組），當時決定一律算分，而參加的考生中有三人證明題目有誤，我是其中之一人。父親心中很複雜，因為一方面題目錯誤是很嚴重的事，另一方面知道孩子漸漸的成長了不免感到安慰。

### 酒量可觀酒品更好

父親在暑期中另一項責任是參加各院系畢業班的謝師會，經常一個晚上要去二、三處。當時國家的經濟還很困難，同學們的心意是很誠摯的，他們認為應以敬酒乾杯表示謝意。因此一晚往往是一、二百杯紅露酒或清酒。父親的酒量是可觀的，在記憶中他很少醉過，但是在家中他幾乎是滴酒不沾的。

父親最愉快的一次經驗，大約是在民國四十六、七年，經全國各界推舉擔任金門勞軍團領隊。在大會餐時約有八十桌，開始時父親逐桌敬酒，每桌一杯。以後同去的團員感到擔心，就勸他不要喝了。父親的回答是：前線的戰士連死都不怕，我敬他們能不乾杯嗎？後來每桌戰士由代表向父親回敬，也是來者不拒，一口一杯。

最後胡司令官伯玉擔憂可能過量，下令其他各桌不能再來敬酒，同時也將父親杯中的高粱換成白水。等到回台北後，父親告訴我們：「我最不會作公開演講，那天酒喝的多了，講話非常成功，自以為是一生中最好的演講」。又說：「那晚上睡的真舒服」。

同去的團員告稱那晚喝的高粱總在百杯左右。父親的海量，我們都沒能學到，而父親的酒品酒德更好，從不和人計較，有人敬他從不推拒。偶然醉了，也只是較平日笑容更多，但卻不多說話。

### 奉公唯謹從無空間

父親在臺大廿二年的服務，確使他的健康受到嚴重的傷害。長時間的緊張使血壓昇高，糖尿病的血糖過高，使腦血管阻塞，眼底的血管也有阻塞現象。民國五十八年曾因疲勞過度而住院數週。出院後父親請求當局准予辭職。次年三月政府核准父親辭職，並承先總統蔣公提名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是一個較臺大輕鬆的工作。但是父親「奉公唯謹」的個性並未能使他閒下來。不久他又是每天帶了幾箱公事回家，稍後又兼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

任委員。我雖然和父親住在一起，由於各人的工作都很忙碌，經常有幾天不能共同進餐的記錄。我的工作是需要早出晚歸，往往清早離家時，家人均未起床，而夜晚回家時父親正埋首文牘中，不願有人打擾。

父親看公事時旁人可以講話可以看電視，只是他不說話，集中精神在工作上。

不過最近七、八年他對我的信任增加，時常把公事上的問題向我提出，每次我都把自己的想法坦率陳述，也常蒙他的讚賞。

自從先母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逝世後，父親和我們夫婦和二個孩子更為親近。這些年中我時需赴國外公差，每次動身前父親一定親自到門口向我道別祝我旅行成功。每次返家時，父親必關照家人加菜，但是他從未問過我到底旅行的目的是什麼？我每次把在旅途中有趣的見聞或父親舊友們的問候向他報告，他卻是很有興趣地傾聽。在海外所購的一些紀念品或長者的用品呈獻給父親，都蒙他的悅納，並且經常使用。

一九八三年五、六月間赴歐美旅行所攜的手杖，正是我們夫婦一九八一年赴哥斯達黎加所選購的。

### 親恩難忘昊天罔極

這次我奉派赴美工作，在接受任命時別無顧慮，惟一擔心的是父親。所以我先向大哥報告，當承他同意搬來福州街照料父親的生活，接著我向父親稟報，他說：「我早已知道，既然工作上有此需要，你應該去。」

自從我們來華府後，每一位由臺北來華府的朋友都告訴我說父親囑咐他轉告我：「一切都好，千萬不要擔心。」一九八三年元月廿九日華航華府經理周紹先兄由臺北述職歸來攜到父親手書七律詩軸一幅，內容是：

「漫說城南尺五天，  
試啼英物雜喧闐，  
憶從鳴雁歸妻日，  
對撫新雛覺汝賢，  
童子豈因人熱者，  
強年未必惑存焉，  
眼前家國艱難甚，  
珍重星軺到九邊。」

自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時時面對遺墨。不禁默默的唸道：親恩難忘，昊天罔極。